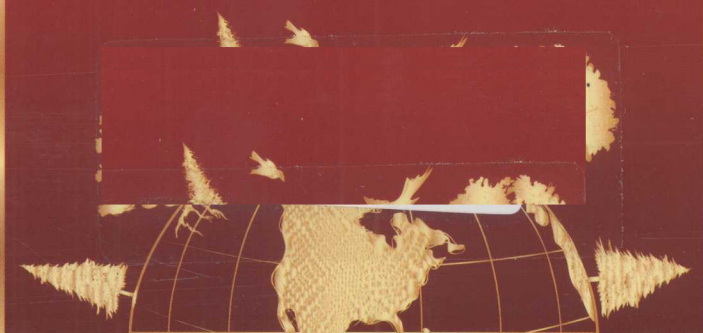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地心游记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张复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IN-KEUNG LING

ALICE T. LAM

地心游记

THE JOURNALS OF A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地心游记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张复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心游记/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张复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国卷. 第6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30-3

I. 地… II. ①凡…②张…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0773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地心游记

作 者 (法) 凡尔纳

译 者 张复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30-3/I·2191

定 价 28.80元

目 录

地心游记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6
第 三 章	10
第 四 章	16
第 五 章	20
第 六 章	23
第 七 章	27
第 八 章	31
第 九 章	35
第 十 章	39
第十一章	43
第十二章	48
第十三章	53
第十四章	58
第十五章	63
第十六章	68
第十七章	72
第十八章	76
第十九章	80
第二十章	83

WORLD
2 classic of LITERATUR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第二十一章	87
第二十二章	90
第二十三章	95
第二十四章	97
第二十五章	101
第二十六章	105
第二十七章	109
第二十八章	115
第二十九章	120
第三十章	126
第三十一章	132
第三十二章	136
第三十三章	141
第三十四章	146
第三十五章	150
第三十六章	155
第三十七章	158
第三十八章	160
第三十九章	165
第四十章	169
第四十一章	174
第四十二章	180
第四十三章	185

大臣号遇难者

第一章	190
第二章	191

第 三 章	193
第 四 章	194
第 五 章	197
第 六 章	199
第 七 章	201
第 八 章	204
第 九 章	205
第 十 章	207
第十一章	210
第十二章	212
第十三章	215
第十四章	218
第十五章	220
第十六章	222
第十七章	225
第十八章	227
第十九章	231
第二十章	233
第二十一章	236
第二十二章	238
第二十三章	240
第二十四章	241
第二十五章	243
第二十六章	246
第二十七章	248
第二十八章	250
第二十九章	252
第 三 十 章	254
第三十一章	255

第三十二章	257
第三十三章	259
第三十四章	262
第三十五章	264
第三十六章	267
第三十七章	268
第三十八章	271
第三十九章	274
第四十章	277
第四十一章	279
第四十二章	281
第四十三章	283
第四十四章	287
第四十五章	290
第四十六章	292
第四十七章	294
第四十八章	296
第四十九章	298
第五十章	299
第五十一章	300
第五十二章	302
第五十三章	304
第五十四章	306
第五十五章	308
第五十六章	310
第五十七章	311

地心游记

第一章

想起在那重要的一天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奇遇是真的。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奇特了，就算现在，我一想起他们依旧感到困惑不解。

我的叔叔是德国人，与我母亲的姐姐——一个英国人结了婚。他与已经失去父亲的我非常亲近，于是让我去德国住在他家，在他的指导下搞研究工作。他生活在一个相当大的镇子上，是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和其它很多学科的教授。

一天，在实验室中呆了几个钟头以后——叔叔现在不在实验室中——我忽然感到需要补充能量，我非常饿，刚想去喊醒我的老法国厨师，这个时候我叔叔哈德维希教授，忽然打开大门，冲到楼上。

我尊敬的叔叔哈德维希教授可不是坏人。但是他性情急躁易怒，想容忍他就代表完全服从他。他的脚步刚从楼上传来，我听到他在大声叫着我的名字：

“哈里——哈里——哈里——”

我赶紧奔了过去，不过还没有等我冲入房间，他已经大踏步走了出来，站在楼梯口。

“哈里！”他大声叫道，口气非常焦躁，“你上来了没有？”

说实在的，当时我除去晚饭以外，没有什么兴致去考虑科学问题。汤对于我而言比苏打更具吸引力，比萨比算术更有味道，洋葱比石棉要强十倍。

不过我叔叔并非一个有耐心的人，因此我立即站在了他面前。

他是一个颇有学识的人，现在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想方设法获得种种资料，就像小贩需要种种货物一样，为了挣到人家的钱，并且把它们送到国外，

挣到更多人的钱。我的杰出的叔叔，哈德维希教授却并非如此，他一直研究到半夜，用了许多灯油，看许多书，像吃食物似的将它们全都消化吸收。

我的叔叔不爱吹嘘自己的学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他说话结巴。当他专注地解释某些天文现象的时候，经常发现自己犯错。他解释得这样不清楚，有关太阳、月亮和星星，简直没有几个人能听明白他在说什么。说实在的，当他不知道应当怎样表达时，他总是用很多形容词。

科学中有大量很难发音的名字，与威尔斯人的村子一样。我叔叔很喜欢用它们，不过他的结巴完全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实际上，有时候他不得不放弃演说，而且吞掉他的尴尬——用一大杯水。

就像我所说的，我的叔叔，哈德维希教授，是个十分有学识的人，并且是个很好的亲戚。我在感情与爱好方面都和他息息相关。不管他做什么我都颇感兴趣，但愿有一天我能够像他一样有学问。我不参加他的学术报告会的时候非常少。与他一样，我最感兴趣的是矿物学，我最大的希望是掌握地球的一切知识。地理学与矿物学是我们生命中惟一的目的，为了研究这些，我们两个拿着锤子敲打着各种各样的石头、白垩和金属。

钢条、磁石，放着不同溶液的玻璃管比我们的一日三餐更重要。我的叔叔有一次依据重量、硬度、易熔性、声音、气味和味道辨认出了六百种不一样的地理标本。

他与当时每一个出色的博学多识的科学家都有联系。所以，那个时候我和汉弗瑞·戴维先生、弗兰克林船长和另外一些优秀的人时常有信件来往。

然而在我讲述我叔叔要我继承的学科以前，我应当描述一下他本人的相貌。哦！我的读者以后在看到我们的历险时，肯定会看见一个全然不同的他。

我叔叔五十岁，又高又瘦，大眼睛在一副又大又厚的眼镜后面不断地转动，又长又尖的鼻子就像一把尖刀。有人这样比喻：如果他站在旁边，可以使指南针失灵，因为他的鼻子吸引力确实很大。

实际上，我的叔叔吸的确实是鼻烟。

他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他一步经常迈出一米远，总是攥着拳头好像要揍人是他特有的习惯，他绝对不是一位好伙伴。

还应该提出的是他住的房屋相当好，那是汉堡郡柯尼希施特雷塞街上一条很好的街道，尽管位于街中心，依旧非常显眼。一半木料一半砖瓦的结构，老式山墙。在一八四二年的大火以后，这样的房子已经非常罕见了。

我说这是一所好房子，指的是它的外观很好——实际上它非常古老，摇摇欲坠，与英国人的观念一点儿都不相符。一所房子，有点儿歪斜，似乎要倒在旁边的河中，这种房子在艺术家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茂密的树木遮掩下简直看不见房子的本身。

我叔叔非常富有，他不但有这所房子，并且有一笔非常可观的个人收入。我认为他最大的财富是他的教女——格雷琴。一个老厨师、一个老妇人、教授与我是这儿的房客。

我对地理和矿物学都很感兴趣。对我而言，假如不是叔叔的脾气过于糟糕，这的确算得上是个美满的家庭。为了说明他的性格暴躁，我严肃地提出一件事：在客厅中摆着几棵花，他天天早上四点钟起床拔它们的叶子，好让它们长得快一些！

描述了我的叔叔，下面我再讲一下我们的相见。

他在他的书房中招待了我：那儿简直是一个博物馆，一切能够想到的自然珍品——但是大多数是矿石。我对这些了如指掌，我曾经亲自把它们分类，我叔叔很明显已不记得是他让我来的了，他全然沉浸在一本书里，他非常爱看这种很早以前的版本，一些不常见的书。

“真是好极了！”他大声叫道，手拍着前额，“真是好极了——真是好极了！”

这是一本纸张已发黄的书，在书摊上难得见到，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价值，不过我叔叔简直是欣喜若狂。

他喜欢它的装订、不清晰的字迹，还有放在手里的那种舒服，他可以高声读上许多遍，但是这本书的确是非常旧了。

我觉得他完全是在小题大做，可是我没有勇气这么直说。恰恰相反，我显得颇感兴趣，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斯诺尔·塔莱森的《王族史》，”他说道，“是十二世纪冰岛著名作家

的著作，是统治过冰岛的挪威诸王的编年史。”

我的第二个问题与书中的文字用哪国语言有关，我期望它已经译成德文。我的叔叔对此非常气愤，他说他是不会用一分钱买译本的。他莫大的快乐就是找到原著，冰岛文的最初文本。他觉得冰岛语言是世上最方便、最容易的。但同时它的语法规则也是据学者们所了解的最有变化性的。

“与德文一样简单？”我调皮地问道。

我叔叔耸了耸肩。

“字体非常重要，”我说道，“这字体难以辨认。”

“是北欧古文，是古代冰岛曾用过的一种文字，是欧丁神自己创造出来的。”叔叔大声说道，对于我的无知非常生气。

我刚想就此开个玩笑，此时书中掉出一页纸。如同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扑向面包一样，叔叔扑上前去抓了起来。那是一张长五英寸、宽三英寸的纸，上边写的是怪异的字母。

教授对这些文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接着将眼镜放在前额上，认定是北欧古文。文字和书里的文字完全一样，但是这些字有什么意义呢？这也就是我想知道的。

这时我敢断言北欧古文的文字与发音是那些学者的一种故意捉弄老百姓的发明创造。见叔叔也看不明白，我心中非常快乐。看见他的手开始打哆嗦，我就明白我的判断是对的。

“但这是古冰岛文！我可以肯定。”他嘟囔道。

哈德维希教授应当懂得这种文字，因为他被人视为一本万国语词典。他并非那种能流利地说出世上的两千种语言与四千种方言的伟大学者，不过他对其中最主要的几种都非常熟悉。

面对这一困难，他的暴躁性格自然会暴露出来，我正在猜测这次又将有什么过激的行动，这时壁炉上的小钟响了两下，我们的法国老厨师告诉我们午餐准备好啦。

“去它妈的午餐！”我叔叔大声说道。

不过我非常饿了，于是走到餐厅，坐在我经常坐的位子上。我等了等，教

授没来。据我了解，这是他初次放弃向来很重视的午餐。午餐是那么丰富！有香芹汤、火腿鸡蛋加肉豆蔻、李子酱小牛肉，甜点是糖拌虾，佐菜的还有“莫赛尔”好酒。为了一张旧纸片，他放弃了这顿可口的饭菜。我身为他忠诚的侄子，觉得应当为他吃，同时也为我自己吃，我自觉地这么做了。

老厨娘与佣人感到非常惊讶。费了如此大的力气，主人却没来赏光，她又非常沮丧。当她看见我在桌旁狼吞虎咽，弄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又开始担忧了，假如他忽然来吃饭怎么办？

正当我吃最后一个苹果，喝最后一杯酒的时候，忽然我们听见上边传来一声大叫。我叔叔在喊我上去，我急忙冲上去，他的声音太大、太恐怖了！

第二章

“这很明显是北欧古文，”叔叔攥起自己的拳头用力敲打着桌子说道，“可是这里边有秘密，我必须找出这个秘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我刚想回答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

“你坐下，”他厉声对我说，“我说你写。”

我马上做好准备。

“用我们字母表里所有的字母取代北欧古文里的字母，我们瞧一瞧会出现怎样的结果。马上开始，你别出错。”

听写的结果是一连串使人无法理解的词：

mm. mlls esreuel seecJde

sgtssmf unteief niedrke

kt, samn	atrateS	Saodrrn
emtnael	nuaect	rrilSa
Atvaar	. nscrc	ieaabs
ccdrmi	eeutul	frantu
dt, iac	oseibo	KediiY

刚刚听写完，我的叔叔一下子拿过我写的这张纸，全神贯注地研究起来。

“我希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过了好一阵儿，他说道。

我当然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何况，他也并非在问我，而是接着喃喃自语地说：

“我觉得这些文字是用密码写的，”他说，“或者这些文字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为什么这样费力呢？也许我很快就会有有什么重大发现了！”

说实在的，我觉得它仅仅是一堆垃圾！可是我注意不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我的叔叔讨厌这个看法。教授拿着那本书与那张羊皮纸再三比较着。

“这两个字体不是一人所写。”他说道，“羊皮纸上的字母比书写得晚，我发现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依据。羊皮纸上密码的第一个字母是双 M，这个新字母十四世纪刚刚进入冰岛文字。这表明这个手稿本和这份文件之间起码相距二百年。”

我相信他的分析是很有可能与符合逻辑的。

“我觉得也许是此书的收藏者写的这些不可理解的文字。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收藏者是什么人呢？有幸的话或许在书的哪个地方能够发现名字。”

叔叔摘下眼镜，拿着一个高度数的放大镜，认真看着前几页。

在第二页反面，他看到了一块看起来仿佛是墨迹的污迹。但是认真看的时候，能够分辨出是一行由于年深日久而变得模糊的字母。这就是我的叔叔希望发现的东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总算看出了下边这些符号。

“阿尔内·萨柯努塞姆！”他激动地洋洋得意地喊道，“这是个冰岛人名，并且是十六世纪的一个学者，一位著名的化学家！”

我露出佩服的表情。

“这些化学家，”他接着说道，“像阿维森那、培根、卢那、帕拉塞尔苏斯，他们全是当时真正的、惟一的学者。他们的发现都使我们感到惊讶。为什么这个萨柯努塞姆就不可能在这个不可理解的密码中隐藏着什么重大的发明呢？我认为这羊皮纸里肯定有着深刻的意义，我必须得找出来。”

这一假设令教授的想像力活跃起来。

“也许是这么回事，”我大胆地说，“可这位学者为什么想到将这么有价值的发明藏起来呢？”

“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伽利略发现土星的时候不也是这么做的吗？不管怎样，我们肯定会知道。我必须得发现这个秘密，要不然我不吃不睡。”

“亲爱的叔叔——”我刚想说。

“你也应当这么做，哈里。”他加了一句。

多亏我方才吃了两个人的饭。

“第一，”叔叔接着说，“应当找到这一密码的最初文件，这很容易办到。”

我又认真想了一下，废寝忘食的研究绝对不行，因此我决定尽最大可能揭开这一秘密。我的叔叔接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再简单不过了。这个文件中有一百三十二个字母，其中有七十九个辅音与五十三个元音。这与南方文字里的一般比例相符。假如是北方文字，辅音就比这个多得多。因此它应当是一种南方语言。”

这一结论听起来非常有道理。

“现在，”叔叔说道，“应当找一种独特的语言。”

“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稍带嘲讽地回答说。

“这个萨柯努塞姆，”他继续说，“才学横溢，当他不使用母语写作时，也许他更热衷于选择十六世纪文人一般使用的语言，我指的是拉丁文。要是我猜得不对，我们还不妨试一下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不过我还是相信这是拉丁文。”

我从椅子上跳起身来。我对拉丁文的偏爱让我本能地不赞成这样的假设，这些不可理解的词儿怎么能使人相信是诗人维吉尔的母语。

“是的，没有开化的拉丁文，”叔叔接着说，“但还是拉丁文。”

“很有可能！”我答道，没有继续反对他的看法。

“认真看一看，”他继续说，“我们看到这儿有一百三十二个字母，很明显它们被搞乱了。有许多词儿只有辅音，比如第一个词‘mm. mlls’，还有一些词元音非常多，比如第五个词‘unteief’与倒数第二个词‘oseibo’。并且这样的排列很明显是错的。是依照数学规律排列的，这样的排列规律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我可以断定开始的句子是准确地写下的，然后再依照某种规律重新排列，我们应该发现这种规律。哈里，快运用你的智慧，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默默无言，已经开小差了。他讲话的时候，我的眼睛盯着墙上一幅漂亮的肖像画，那是我的表妹格雷琴，我在想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我们在叔叔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相爱，我的叔叔从来没有想到这些浪漫故事，他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知道。叔叔没有留意到我已经开了小差，正通过自己的理解，用许多方法念那些怪异的谜一般的文字。接着，他唤回我的思绪，给我听写了一段对我而言非常奇怪的文字。

我听从地记下他念出的字：

messunkaSenrA. icefdoK. segnittamurtn
ecertserrette, rotaivsadua, ednecsedsadne
lacartniiilrJsiratrac Sarbmutabiledmek
meretarcsilucoYsleffenSnI

我叔叔看了以后，狠狠的一拳打到桌子上。然后，他仿佛一颗子弹穿过书房，冲到楼下，不久就在街尽头不见了，看到这种情形我几乎要不由自主地笑了。